

觀 察

·元千三售份每·

日二月八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遠·

期三十第



卷二第

專 論

我們對於時局的幾點認識 嚴仁賡

中國歷史的悲劇 (上) 賀昌羣

鋼鐵在蘇聯 王遵明

外論選譯

魏德邁來華使命 Leo Bissin 原著

討論

試論『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

教於費孝通先生 劉英臣

觀 察 通 信

紀念聞一多在清華園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在聞一多的衣冠塚前 (昆明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東北到處有啼痕 (瀋陽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新疆觀感錄 (下) 丁芸

週末闌欄 週末闌欄

譯詩五首 W. B. Yeats 等

讀者投書

民盟來函更正 海外常報抨擊蒙門

大學生的風度 戡亂遊行

漫 畫 觀察

撰稿人

- 王 之 琳 王 雲 生 王 鴻 禧 任 鴻 鈞 沈 恩 裕 吳 純 青 吳 世 昌 李 廣 田 李 洪 潔 周 子 美 季 羨 林 胡 適 之 徐 盈 初 馬 寅 初 許 君 遠 陳 之 遠 陳 維 哲 陳 維 樹 曹 錕 張 印 堂 張 忠 誠 張 德 昌 張 東 蓀 張 沅 長 梁 實 秋 夏 竦 陳 瘦 竹 陳 友 松 許 德 珩 高 克 寬 孫 克 寬 柳 無 忌 胡 適 之 宗 白 華 沙 學 潔 李 澤 培 吳 澤 霖 吳 世 昌 呂 復 伍 啟 元 王 迅 中 王 之 琳

撰稿人



民盟來函更正

編輯先生：貴刊取稿傳統，吾人甚為欽佩，對二卷廿一期「言論自由的自律」一文，尤為同情。茲奉上更正函一件，盼能在顯要地位發表是幸。專此，順請
著祺

貴刊第二卷第廿一期所載楊光時先生等十位的「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一文，誠如 先生在編後記所云，文中的觀點為國內國外從未經人提過的。照楊先生等的邏輯：國際間或一國內的某一政治集團及其勢力之成長與發展，都是外鏢的經濟力量使然。關於這種新穎的理論，我們暫且不予批判；我們深感驚奇而且覺得受了污瀆的是楊先生等說：「從經濟觀點上說，青年黨依附國民黨，民盟依附共產黨，是必然的。中國政黨經已從從設法開源。」

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諷民盟受了中共的津貼，這種謬言如出諸黑色小報或御用官報，我們已司空見慣，不以為異。而楊先生等似乎是以傾向民主的自由主義份子自居，今竟作如此毫無事實根據的奇論，實不可不辯。一般中了官方宣傳毒計的人，他們談信民盟「依附」了中共的理由，不外乎就是民盟的政治口號與路線與

中共相同，而且中共代表團撤退後，由民盟代管其房屋。

實際上民盟的政治立場是始終有其一貫的獨立性的。民盟遠在三十年十月十日發表「民主政團同盟」的宣言與綱領時，即已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與「組織聯合政府」等主張，這些主張比中共提出的時間要早幾年，難道世上有先有「尾巴」後有身子的怪物嗎？由於民盟的這些主張代表了大多數有良心的中國人的要求，它在政治協商會議中都大體上形成了決議案，因之民盟始終忠實於程序，堅決拒絕參加違反政治協定與「國大」與「改組政府」。民盟的這種政治作風如果要說她有所「依附」，她祇是依附於自己的政治理想，依附於自己的政治道德。

至於代管中共在京滬租賃的房屋一事，（中共自置的房屋多在重慶，但重慶方面係由政府自動代管。）任何看報紙的人都知道：民盟於中共代表團撤退前夕，接受委託時，事先曾徵得政府當局的同意，並辦理過聘請律師作證、公開登報聲明等合法手續。

總之，民盟始終堅守其獨立的在野政團身份，有自己的主義，有自己的政綱與政策，一切言論行動，祇求明辨是非曲直，無所謂中立，更絕不偏倚。唯其如此，故除遭受武力摧殘外，並大受謗議的攻擊。我們很惋惜像楊先生等這樣的自由主義份子，居然也不對事實「觀察」清楚後，就信口雌黃，一筆抹煞！

中國民主同盟宣傳委員會謹啓
七月廿七日

大學生的風度

編者先生：一向我認爲民主風氣的養成有賴社會份子關於風度的修養。近讀貴刊二卷廿期張曉虎先生「論風度」一文，更深信：「憂時之士，欲求改良社會風氣，挽救世道人心，首在自身養成一種善良高尚的風度」。但一念及此，不禁憂心如焚。因爲今日受高等教育而能爲社會中堅的大學生也還缺少風度。試舉例說明：

一、我們學校裏學生自治機構應有俱有。學生代表集會向例公開，旁聽者至爲踴躍。這不能說不是好現象。然而每當我滿懷欣喜衷心誠意地去開會的時候，當一個意見之被提出，旁聽席中立刻就掌聲雷動，噓聲雀起；鼓掌是贊成，作噓是反對，形成明白分野。議案越重要，趨勢越明顯，對壘激烈，掌聲，噓聲此起彼落，宛如陣陣。過勢力相差過巨，又適當靈是一片噓聲及叫囂，於是申述意見的代表，祇得半途坐下。試問在這樣的氛圍中，代表能否暢所欲言，又能否平心靜氣的討論而獲致公允的決議。

當然這裏面有純係附合，有出乎自發及由於默契的；附合乃輕浮兒戲，自發是衝動魯莽；也都是失去理性，專憑感情，都缺少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審慎、容忍的風度。（她請注意，既去旁聽，對民主政治多少還是有興趣的呢！）起作用最大，最起勁的自然是受有默契的。造成緊張空氣，威脅會場，以圖壓制不令自己立場的意見，實是一種鄙陋的行爲。明顯的：代表既經合理產生，其意見自代表選

民的意見，有公平的發言機會，自可以詳盡申述其意見，勿庸旁聽鼓掌助威。且對表決議案代表有均等的投票權，其投票也自以選民早已給與之原則爲依歸，實不用作噓以抑制對方。倘若若是爲給代表以暗示的話，則也不必，因爲會後儘可以行使罷免權。准許旁聽以示會議公開是對的，惟如賜藉公開之名，陰行控制之實而遂其志，不備是缺少坦白、正視之勇，實則是民主的大難。

二、我們的自治會常敦請名人來校演講，姑不論其是否真爲一名人，但既經邀請，與會的學生自應盡最低限度的地主之誼——禮貌。而事實上呢？好些 學遇不合己意時，都噓之以鼻，故意咳嗽，甚或相率離座，搖幌而去。騷動整個會場，使空氣不快、不寧。

三、學校設有民主牆，讓同學自由發表意見，用意本佳。但是雙報貼後往往暗中被撕。所發表的文件中，也多半毫不講理，極盡攻訐之能事，常見者爲「尾巴」「子孫」等字樣。四、教授發表言論後，也往往受到學生惡意歪曲，任性謾罵，借題生枝。真理固重於師，但對真理的爭辯該出之于諷罵、歪曲嗎？細加分析，知其本已理盡詞窮，惟感不快，故爾出此。師道不尊，遠論其他？

一校如此，他校想亦相去不遠。即此四端，已足見今日大學學生缺乏善良高尚風度之一斑。他們所爭者「自由」，惟不予他人「自由」；所愛者「民主」，而自己先不「民主」；是故亦不「理性」，也非「進步」。受有相當教育者如是（下接十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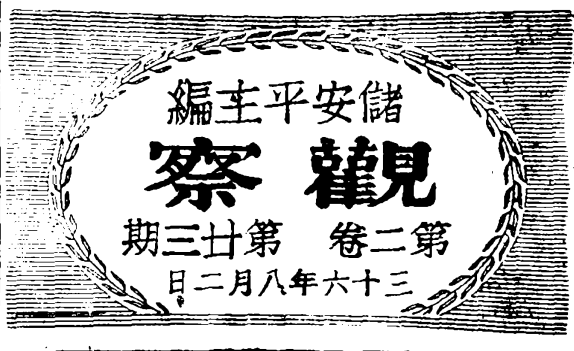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一、四四四二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先付五萬元
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
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嚴仁贛：浙江大學教授

賀昌羣：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

王運明：清華大學教授

劉英臣：

丁芸：（投稿）

我們對於時局的幾點認識

嚴仁贛

國府通緝毛澤東，頒總動員令，和平空氣只見曇花一現，又被戰雲一掃而空。大殺欲開始，和平越走越遙遠。這個時候，呼籲和平雖不免不識時務之說，對於時局，我們却還不能不有幾項認識：

一 過去的戰局是以撕打爭取較高的和平代價；而現在的戰局，顯然已成爲長期的撕打了。第一，當初民青兩黨加入政府的時候，曾拿出「打通鐵路之後即講和」，作爲加入的條件，人們對和平還存一線希望，受的刑罰總算是有期徒刑。而且自從參政會議席上發出一片和平聲浪之後，民社黨並此先決條件而欲險棄，便於隨時講和。改組以後的政府又是最傾向於對內和平的政府，大家咸寄以厚望。然而不出一月，求和平的政府站起來領導「戡亂」，打通鐵路云云拋出九霄雲外，和平字樣誰也不提了。有期徒刑變爲無期徒刑。

第二，恢復了共產黨十年以前的徽號，再加上通緝，再加上一實際上等於下令討伐的一切措施，想要挽回也不容易挽回了。名之爲「匪」，自然是人民的公敵，全體民衆應該羣起而攻之，而且非全部消滅不能算完。名之爲「匪」，政府也必須剷滅盡淨，才算盡了政府的本份，對得起人民。即令有議和機會，怎奈堂堂政府，豈可降尊與「匪」議和。

第三，內部糾紛牽連上國際關係。決心討伐是因爲共產黨「喪心病狂勾結外力侵害國家」。既有外力支援，烏能輕輕易易的廓清。

平心靜氣的說，勾結外國，還不是逼它出此？能容於家室，又何必一定去引狼進來？更何況勾結外力也非一方面的事，彼此彼此。老實講，爲政府想，惟其因爲它和外國有勾結，更不能小看它，勢不可侮，就應趁早順風轉舵。不錯，美國繼續供給軍火，非不可能，不過這邊明着源源送來，那邊未嘗不可以暗着源源送過去。兩位老板不露面，讓一對優小子拚命撕打。兩敗俱傷之外，還要各欠一屁股帳。這一屁股帳，那一方面的一筆，它的後台老板將來或許不和他計算，可是這一方面的後台老板却是錙銖必較的。在我們，賠了夫人又拆兵；在人家，軍火商發財，工商恐慌危機安然渡過，特權濫勢力的所得還在。

內戰國際化之後，和戰全不由己。眼望欲穿的和平，何時方能降臨人間？

二

總動員令頒後，孫副主席發表一番談話，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一隻手掩住萬萬人之口，表示現在只有打，廢話少說。

「戡亂」是執政三黨的當前對內政策，反對執政黨的政策誠然可以說是反對執政的政府。不過若人民因反內戰成爲反政府，因而構成罪名，累及身家，殊爲政府所不取。

政府不好，該黨反對；政府好，受人反對也滿不在乎。反正政府建立在人民上面，多數人民覺得它好，少數人反對也拉它不垮。甚至可說，有人反對政府，政府才不敢胡為，才有督策，才能進步。「沒有共產黨反對政府，政府比現在還要糟得多」，很多人這樣覺得。好政府讓人推翻不怕，翻個身仍然可以爬上去。越怕讓人推翻，越走向偏狹，越不求長進，便也越有被推翻的可能。

展開歷史，哪一個新朝代的開始不是因帝王昏庸殘虐，人民才起而伐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古今中外道理相同，歐西的政制，台上的政黨之外，還留下反對它的異黨，專門和政府為難作對，整天想推翻它取而代之。即執政黨在議會裏面的代表，也並非專門為的捧政府的臭腳。到了反對呼號全然無效，就是動手也不為過的。「君子動口不動手」，話雖不錯，怎奈說不動動不動，動手的人也不一定都該殺頭。辛亥革命，二十年前的北伐，哪一次沒動過手。中山先生不是也常稱讚洪楊？有誰說國民黨的革命和北伐不對？

政府的好壞，有客觀的標準可作評斷。我們的政府是好是壞，人民心中早有公正的評斷。國民黨中間有人憤慨的說：「從前我們華人家的命，現在我們竟成了人家革命的對象！」看來未嘗無內愧。台上的人，表面鎮靜，背後也能和我們唱幾句：「政府是太壞了！要不是共產黨太不行，不然真該換一台戲唱了。」站在台下看戲的人，自然格外看得清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裴斐教授(Prof. Nathaniel Peffer)說：「目前的中國政府，是近代中國最壞的一個政府，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壞的政府之一。」(見「Close-up of China in Tyava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4, 1947」)。這話出於美國的左派作家之口，無足為奇；出於旅行遠東幾星期一兩月，回去便大吹大擂高談中國問題的新聞記者之口，也無足為奇。但是出之於一位素養甚深，又是遠東問題權威的學者之口，應該够我們深思猛醒的了。

反對內戰，或者反對政府的其他政策，被認為反對政府無妨；反對政府而獲罪，甚至累及家室，那就表示政府沒有進步的意嚮。口雖不言，心其誰服？

三

今年人稱選舉年。表現的是人民不關痛癢，黨中各派四出活動。老百姓知識標準太低，完全不懂選舉是怎末回事，無疑的，向來操縱地方的土劣以及各地黨內人物，仍將操縱這次的選舉。沒有黨作護符的人輪不上，即民膏兩黨，資格淺，勢力單薄，也難大顯身手。這種操縱的最後結果是

早就看得出的。

蕭公權先生也會看到選舉有被野心家操縱的可能(世紀評論二卷二期「論選舉」)，這是不錯的。不過他認為挽救之道應由各合法政黨提名，這主張我不贊成。誠然，美國的選舉，許多地方確是規定由兩黨提名的。僅只這個，不能便認為有例可援。因為美國人非「民主」即「共和」，獨立的和無黨派的佔少數。我們這裏却是絕大多數不屬於任何合法的政黨。若是由參加的政黨提名，求其公正的提出無黨派關係的人，太不可能，近於妄想。結果不出兩條路，不是給一個黨造獨攬的機會，便是造成三黨分贖的局面。這都不是還政於民，這是訓政或不訓之政的無限延長，我們不應同意。

蕭先生又特別鼓勵知識份子參加選舉，這也是不錯的。但是他特別寄望於地方上的農會工會教育會商會等等所謂「民衆團體」，這又是錯的。這些農會工會婦女會教育會等等，是訓政的產物，人人知道它們的靠背是誰。讓我們瞧一瞧，哪一次政府展開的運動，沒有「民衆團體」的響應。這一回的「戡亂救國大會」，各地方步伐之整齊劃一，尤其令人生羨。幾月之前，平津大學教授宣言，同情大學生反內戰，不幾日，北平市教育會便聯合商會婦女會等團體，也發宣言，駁斥與戴帽子不一而足。這一類的民衆團體，說它們代表教育界，代表知識份子，代表人民，誰信？習於聽人指揮，自己沒有靈魂。競選開始，他們何所適從，是不消說的。這叫做實行憲政嗎？

說句老實話，我對於實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到今天還沒十分熱心。國民黨開放政權本非自願，是熟知的事實。知識份子迫使政府實行的憲政，舉行的選舉，一般老百姓始終蒙在鼓裏，根本不懂是怎末回事，更談不到去爭民權爭民主了。在他們，誰來作官都行，張三也好，李四也好，只要讓他們能活一天的官便是好官。內戰以來，徵兵徵糧，破壞騷擾，弄得老百姓要活不成，死也不知葬身何處。民權云爾，選舉云爾，這些撈什子有啥用處？我一直認為目前的中國，民主主義的提早實行，比民權主義的提早實行，不知道重要多少倍。人說國民黨一貫實行的經濟政策何嘗是「民生主義」，簡直是「民死主義」。這話近於諷，却是與事實不太遠。把政權交到垂死的人手裏，他們只好到了閻王殿再去爭民主。民權云乎，民主云乎，下輩子見吧！當局徒垂涎金元，沒法子不擴大政府基礎，慌手忙腳的就實行憲政。把民主主義一骨腦擺在屁股後面。像這樣似是而非半生不熟的民權主義，當此人民心理上毫無憲政準備之日實行，作為點綴品則可，我卻看不出它有甚麼實質的意義。

四

縮短內戰，都嫌經濟不可收拾，何況長期打下去。事實上，內戰不停，經濟是絕無辦法的。

許多人爲想美國借款患着想思病。美國接濟了一億多粒子彈，跟着又談借款，便認爲軍事已有把握，經濟不成問題，可以高枕無憂了。我不反對借外債，可是要懂得借債要連本帶利償還的，不能管前不顧後像敗家子式的借法。借債用在建設上，還得考慮輕重緩急（世紀評論一卷三期一國營中工業之前途一文，曾有說明），何況我們借了錢來，很可能胡花亂花，連帶着大規模的破壞。張院院長上台之初，曾聲明經濟方面決定自力更生，不賴外援；縱有借款，也完全用在建設方面。我們固然希望這項諾言可以信守不渝，然而在內戰持續的今日，這多少是一個奢想。即使借來的錢用在建設，今天建設一分，明天破壞十分，有何意義？借款絕對救不了濟。

另一個可能但又靠不住的財源，是近來喧嚷一時的臨時財產稅和徵用國外的國入存款。這兩個提議，似乎是針對着發了貪污財的官吏和發了國難財的商人們，一則以平民憤，再則以利戰爭。幾大家族之成爲大家族，是歷史，不是今天的事。發國難財的商人多數也是抗戰以前或抗戰期間發了財的。抗戰的時候，人民爲着民族的存亡，前方拚着死命，後方勒着褲帶，惟有不肖官吏和商人却拚着命的扒錢。彼時，征收他們的錢財供給抗戰，可以說理直氣壯，名正言順，但是政府偏偏不幹，反放縱他們繼續的爲非做歹。抗戰一停止，接收又造就一批新大家族。彼時，建國需款尤殷，也沒聽說政府要開他們的刀。好了，現在爲了內戰打不下去，人民再沒有油水可榨，才想起這一大堆不義的錢財。我不免爲這幫貪官奸商們呼冤，早知今天，放着抗戰時期爲什麼不乖乖的拿出若干分之一的財富，捐獻國家，雖不名垂千古，至少臭名可以洗刷乾淨，中國人是健忘的。此之不足圖，如今忍着痛叫人割下幾塊肉，說出去並沒有甚麼好聽，老百姓有誰感激你們！

也許政府的決議，不過是決議罷了。真的實行，又豈容易。明知某人會了多少財，暗根兒沒有財產登記，憑甚麼證據？抓不到他們財物，怎能征收？國外的存款更不用提了。民國三十年政府凍結國人在美存款之前，顯要們和他們每人後台的銀行大老板，早就得到風聲，派專差到美國提現，轉存南美加拿大或歐洲。本來凍結以後，小頭目落網的還不少，一抓就是幾個。無奈這個機會，政府也任它放過。好了，如今戰事停止，存款

解凍，再想征用，談何容易！而且這兩年，參政會和政府一直嚷着要征用國人的國外存款，機伶的，大數目的，早就變成南美的橡膠園，紐約市北的房產，各大公司的股票了。大凡貪官，都善經營，自己不願管，還有得是嘆囉。過去六七年，美國各種股票直線狂漲，一二十萬的本錢，幾個年頭下來，一二百萬易如反掌。在紐約街和五十號街，街談巷議人言嘖嘖，那個不知中國某些人買賣多少股票，賺了多少錢。更稱明如某某諸公，拉住美國幾個第一流實際等於托拉斯的大工業家，仗着自己在國內的地位權勢，聯合起來搗斷市場。

存款放在銀行裏沒有利息，只有傻瓜才放在銀行裏不動它。所以征用國人的國外存款，對於大資產是根本征用不到。我敢保證，即令征用國人國外存款辦得通，也只有幾千元幾百元的小戶們會上鉤，大戶早就逃之夭夭了，何況在位者全是朋友，又全有份，誰願意得罪朋友？

退一步說，就是大戶的財富完全可以征到，拿去打內戰，也不大成話。閻老們犧牲的不過幾文散錢，人民却是成千成萬的跟着死。這些散錢，哪一文不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取於民不用於民反而加害於民，如何說得過去。財政能够平衡，並不是打內戰就有理。打仗除去花錢之外，多少人還要陪着它去死，多少財產還要陪着它毀滅。這一個觀念豈不能不弄清楚，戰爭若只是化錢的事，我倒不必恨內戰恨成這樣。民初的內戰，現在看來真像捉迷藏。發幾個通電，放幾響空砲，看局勢不妙，撒腿開朝後跑，兩下裏沒見面，戰事便可完結。人民頂多出幾個錢，沒有什麼人遭大殃。現在的內戰則不然，首當其衝的是人民，澈底的一掃蕩，非家破人亡不止。

我們不必問誰是破壞的禍首，反正破壞是事實。而破壞却是內戰的必然結果。

五

經濟學者能够撇開政治，單獨根決目前的經濟問題嗎？話已說够（見經濟評論和大公報的兩篇文章），不再囉嗦。近來人們不再說經濟危機不是內戰造成，却轉過頭來，去挑經濟財政當局的眼。頗有「若不是你們搞得這樣糟，何至有今日的經濟危機。」不錯，經濟財政政策確曾犯了不少重大過失。然而沒有內戰，過失再重大幾倍，經濟又急會搞成這個樣兒。人們抱怨政府不該把外匯匯價死釘住，應該跟隨自然匯率隨時調整，這話不錯。但是匯率隨時調整又焉能根本解救經濟危機。物價仍不免扶搖直上，焉知沒有人又大聲急呼的痛斥當局，不管匯價，任着物價跟在它後

面跑。以往外匯緊，進口鬆，大家罵政府戕賊產業，浪費外資；現在外匯緊，進口鬆，大家也罵政府。上海食米限價，配米倒灌產地發生米荒，人們罵政府不該管制；若是信着米價上騰，政府裝作不見，挨的罵一定更兇。放款緊了，人們罵政府窒息生產；放款鬆了，人們罵政府膨脹通貨，刺激物價。低利政策說是給物價排波助瀾；實行高利，工業更如何吃的消？配售黃金，本身沒有大錯；只是運用欠妥。等到一出亂子，便成衆矢之的，甚且有人主張黃金國有，政府作價收買。發售公債罷，有誰來買？不膨脹通貨，錢又從哪裏來？

動輒得咎，一無是處，經濟財政當局簡直成了國民的公敵。其實他們何嘗不想往好處做，做可得做得通，戰亂的局勢下，腐化的，毫無效率的政治基礎上，任何好辦法也辦不好。政策窮蹙變，可是越變越變不通。方法上換來換去，人事上換來換去，物價仍舊直線上飛。去病務須去其根，

中國歷史的悲劇

(上)

賀昌羣

古今政治的推移變遷，大抵不出三種形式：一是安定中求進步，二是暴力革命，三是帶有暴力性的改進。

從安定中求進步，必具備幾種條件：要有賢明的領導羣，識度深遠，虛心自覺的改進；要有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經濟的、道德的；要有不容易受外力影響的環境。「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從舊的力量中自強不息地生出新的生命來。近代的英國也是如此。英國在地理上與歐洲大陸隔離，故歐陸政治雖複雜，而英人却每每能取大陸之長而去其短，法國革命對於英國的影響，可以為例。近百年來英國以世界的殖民地、領地和市場供奉，人口不到五千萬的英倫三島，工業之發達與教育水準之高，深深地奠定了一個經濟的知識的社會基礎，因此，二次大戰後，雖瘡痍滿目，還能出現一批識度深遠，虛心自覺的領導羣，勵行一種溫和的社會改造政策，既有了政治自由，亦逐漸有了經濟平等，這不是一完全靠一部英國人自己所豔稱的憲法。馬可烈的英國史（人人叢書本頁二十七）說：

別的一些國家，都有一部分更綜合更有系統的寫的憲法，然而，却沒有一個國家如英國一樣，能一致的靠着法規條文的革命而成功，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能在悠久的歷史的力量中葆育着少年精神。

治標只能斃其皮。一句話，內戰不停，經濟怎末搞得

「戡亂」是政府的神聖使命。可是沒等把亂戡平，人民的房子先砍平了，頭先砍掉了。神聖的使命，註定了是妻妾命。當然，今日言和，豈是容易。但打，是無疑問一條死路。對政府它是一條死路，對人民更是一條死路。繼續徵兵徵糧，無限膨脹通貨，官吏趁火打劫，這些虐政都是內戰之賜。大殺大砍之下，眼看這些虐政更變本加厲。人民已在水火中，偏偏還在他們身上澆水、頭上加油。固然內戰不能單責一方，然而一個政府心腸中沒有老百姓，眼看著國內遍地災荒饑饉疾病死亡，不能有動於衷，也就不能再怪人民要動動要動手了。怨仇不替多深，舉目看看，也該罷手了吧！釋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大徹大悟的工夫，我們殷切的期待於執政的三黨諸公。

七月二十三日 於武林紫竹禪林

大家知道，英國人以保守著稱於世，他們為什麼喜歡保守？A. M. Ludovici 在他的「保守主義的辯護」(A defence of Conservatism) 第

一章中有深切的解釋，他說，英國人在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上感到一種快樂，在典章制度，政教風俗上感到一種美，一個社會能享受着快樂與美，自然不情願多所更張。一個社會或國家在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上不能享受到一種快樂，在典章制度、政教風俗上不能感到一種美的時候，終會醞釀成一個暴力革命。生活的愁苦，政治經濟的壓迫，都是以造成整個文化與國力的衰頹，所以哀而之世，才需要容納自己的文化成分，才產生自由不羈的思想，急於尋求新的方案來解決當前的問題。這其實是窮則必變，變而後通的老道理。

要從安定中求進步，第一要知道「應時而變」。政治經濟屬人文科學，人文科學最注重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大凡一種制度的產生，必與時代背景有關係，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問題，須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時時加以改進，時時斟酌損益，維持其動而平衡，政治方不至於崩壞。易：「隨時之義大矣哉」，王弼注說：

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異時而不隨」，而欲單從控制或穩定的意義上去維持現狀之存在，暴力革命的火藥庫，便是這樣造成的，「否之道也」。政治領導着時代前進，這政治是時代所需要的，政治拖住了時代，這政治便會為時代的巨輪所碾碎。這點東方的智慧，如今中國人自己已不知道，却給西方的英國人應用着。

中國的情勢，百年來因受國際的牽制和束縛未能「應時而變」，演變到今日，已積重難返，要想從安定中求進步，條件不夠，絕非靠一二人英雄主義所能辦到，卡萊爾的「英雄崇拜」，曾國藩的「天下之風俗以一二二人而興」的話，過去了。中國眼前正飽受着全部文化改造的痛苦。英國有句打倒英雄主義的名言，No individual is indispensable. 意思說：在一社會中，個人無足輕重。要在安定中求進步，必是那個社會的每個人都英雄，也每個人都不是英雄。英雄僅僅是在亂世中在戰場上被人知道的，一個不祥的名詞。

那末，中國現在的政治社會是不是須要一次暴力革命，才能變得通呢？我的答案是：中國歷史上暴力革命是有的，然而，決沒有以暴力革命取得政權而成功，終致政治社會於太平的。收暴力革命的漁人之利的，都不是暴力革命的倡始者，而是暴力革命的修正者，陳勝、吳廣、赤眉、更始、張角、張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都是倡導暴力革命的失敗者，而劉邦、劉秀、曹操、曹丕、李淵、李世民却收了漁人之利。雖然古今異時，古代的例子，未必適用於現代，但現代的中國人，總逃不了歷史的因果律的支配。這話說來很長。

大略說，中國自古是一個由農業發展而成的社會，從中國古文字學和北亞細亞的古語原學看來，中國古代不會經過一個遊牧的階級，古文書中中國人無飲牛羊乳的習慣，那篇相傳為漢魏間人偽造的李陵答蘇武書所謂「羶肉酪漿以充飢渴」，正是其外遊牧民族的俗尚。這個「酪」字的語根是 *ter*，原為中央亞細亞及北亞細亞的字（中國古音讀 *ter*，上古音讀 *ter*），因中國古無 *r* 音，所以 *ter* 須轉為 *ter*），在紀元前已通行於極東各民族間，轉入中國語，再由阿拉伯而傳遍於全世界。這個字，德國的孔好古 (Conrady) 稱為「文化字」，從這個字看，中國民族不會經過遊牧階段。西方社會則發展於遊牧。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牛羊乳為飲料，以騎射為生活，重農伐，喜向外發展，所以今日無論德意英美法蘇的勝敗如何，無非是一樣的求向外發展，不過方式不同，口號不同，所給與世界的影響和利害無各不同而已。

中國這個由農業發展而成的社會，自古又以稻米稻作為主要的農產，

稻米稻作之本身與其附屬之工事如水利灌溉等，都需要極大的人力，所以凡宜稻作之地，就是人口密集之區。周禮職方氏載古代九州，除冀州即今山西南部至河南北部之地及雍州約今甘肅之地不產稻外，其餘皆宜稻作。故中古以前，黃河流域因稻作之故，傾着國家財力來興辦水利，而人口密集，又造成了政治經濟的重心，政治經濟的重心與人口的密集，復相因為果，正如近古以來長江流域的東南一樣。

稻作需要極大的人力，尤當農忙的時候，因此，須鼓勵人口的增殖，人力就是生產力。人口的增加，有時是循環幾何級數上昇的，但一年中農忙平均不過一季，三季便又閑着了。這在勞動價值上自然形成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盡量提高人力，一方面不能不盡量貶低人力。提高人力的結果，使人口成幾何級數的激增，盡量貶低人力的結果，使人終年勞苦而不得一溫飽。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陷於黃河流域，可耕之地既少，而人口却有增無已，社會上隨時潛伏着動亂與不安。史記貨殖列傳敘三河說：

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

敘中山，又說：

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紆淫地餘民，民俗悽急，仰機利而食。

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家作巧姦冶。

敘潁川南陽，又說：

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貸

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飛。

於是整部文化的教條：是要人「知足」，「內斂」，「適可而止」，「隨遇而安」，「樂天安命」，「清心寡欲」，「一個人在自己的生存環境內，不宜向外發展」，「君子思不出其位」，「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儒道二家的哲學都建築在這個「匱乏經濟」(Economy of scarcity) 此名見費孝通先生文，載大公報現代思潮第十八期，以別於西洋的「豐裕經濟」(Economy of abundance) 的原則之上，所以古代的賢哲，常常提醒那些執政或家政的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記郭孝子在海月廊林一段故事：

郭孝子見老和尚清癯而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尚流淚嘆息，就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尚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擡兩隻缸在丹墀

裏，一口缸內放著一個梨，每缸挑上了幾擔水，拿杠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俾齋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吃一碗水。

這可說是解釋「匱乏經濟」原則的一個很有趣的譬喻。人口增加，人力貶價，物資貧乏不足分配，便逐漸釀成社會經濟貧富對立的危機，有勢、有錢、有地的人如滾雪球一般愈滾愈大，絕大多數人愈勞苦愈貧困了。「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樂」，世間一切不平之鳴，都是由比較而起。在這種極端不平的分配制度之下，執政者往往不自覺的就是代表有勢、有錢、有地的人，這班人要維持其「既得利益」，愈須要保持其政權作為辯護這種不平的分配制度的憑藉。可是，絕大多數人無衣無食了，總得要求那絕少數的有勢、有錢、有地的人想辦法。這般「既得利益」的統治層，如果瞭解或接受古先賢哲的教訓，那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還可如魚之與水，相忘於江湖，統治者譬如水，魚竟不覺其在水中。宇宙間的事理，能使其事理之本身被忘懷於人，譬如空氣一樣，那個事理是如何的偉大呵。後漢書折像傳載：

像有資財二億，家僮八百人。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感多財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

這是普遍於當時社會的一種哲學，這種哲學使得漢末社會在外戚宦官兩個大集團的壓迫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我也佩服現代的英國人，英國的「既得利益」階級在內政上確具有一種智慧。比如，這里有五十個英國人，有一人擁有百萬鎊家私，其他四十九人都窮得不够溫飽，這個英國人一定會知道，他願意把九十萬鎊的家私聽政府去抽稅，政府以合理的辦法分散給那四十九人，使得他們够溫飽，他還保存了十萬鎊。如果不然，弄到大家無衣無食時，必然引起大的流血革命，連那剩下的十萬鎊，以至於他的身家性命都不能保全。這樣既成全了自己，又成全了他人。現在的英國，政府受人民的支配，與人民所接受政府的辦法，就建立在這個道理上。可是現在失去了文化傳統的中國統治層却不覺得，他們滅沒了民族文化的靈魂，亦裸裸的受着近代唯物論的支配，必然的演成全國大流血的革命，他們正扮演着一幕空前的中國歷史悲劇。

現在中國正由一個封建社會參入世界工業社會的結團中。封建社會所以立國的文化傳統，儒道二家諄諄對統治層的訓誡，隨着科學的廢除與西洋文明的排山倒海而來之勢，使今日一般起於草澤與市井的執政者，既不能亦不進去細心觀察，而西洋文明之力，又幾乎將中國文化從根兒掀起，於是他們進退失據，爲了自己，硬死命的拖住時代。中國今日正處於一個

「古今中外」之際會，她受着歷史因果律的支配，有着國內的問題，牽連着國際的關係，此後要建設中國，執政的人非深切地具有「古今中外」的胸襟和見識不可。其實這樣用惟心論的看法來希望少數的執政者回心轉意，擴大他的胸襟和見識，今日看來，真可謂不識時務，無怪言之諄諄，聽者藐藐，因為惟心論最重「體察」，能體察了，然後在物理人情上才能把宇宙人生的道理見得圓通，然後才能排遺榮、辱、利害，得失，以至死生之念，犧牲一己之利，而完成衆人之利，這須要帶着些宗教精神，這正是封建時代以少數可以控制多數，而多數亦不覺其被控制之故。但今日世界大勢已進入多數控制少數的時代。從前只有少數人有教育，多數人無教育，今日多數人有教育了，教育隨着工業的需要而擴大，工業的發達改變了生產關係和經濟制度，經濟制度決定了生活方式，因此，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與教育能力和政治經濟的關係，成了不可解的連鎖。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必然的須依靠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如果發生了弊病，便會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因為這些人多，所以有各式各樣的組織，因為受過教育，所以有批評或監督政府政策和制度的能力，因為有納稅，服役的義務，所以有向政府要求保障生活的權利。所以說，今日世界大勢已進入多數控制少數的時代。客觀地說，經濟條件可以控制全部政治的措施。

十八、十九世紀以來，是中上等階級爭取政治自由的時代，就是爭取代議士和生命財產與言論出版自由的保障。自工業革命以後，各種機器日新月異的發明大規模生產，造成了世界商業的競爭，尤其是爭奪市場和殖民地，這市場和殖民地的爭奪，須要政府的保護，因而造成了國家(nation-state) 權力的發展，來保護各國自己的商業，國家權力的發展是因爭奪市場，爭取資源，因而又產生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但戰爭須要龐大的軍備和戰費，必取給於人民，尤其是掌握社會經濟的中上等階級的人民。國家主要的賦稅，既出於這般人之手，政府要在外交上佔優勢，後面必要有支持外交的優越的戰備，就須增加他們的納稅負擔。他們一方面固然須要政府以實力爲後盾來保護他們世界各地的商業，一方面又恐怕政府濫用權力，增加他們的納稅負擔，因此必得種種有效的辦法來限制政府的賦稅政策，這便是代議制在十八、十九世紀發展得很快的原因。代議制須要充分的言論出版自由，才能發揮制約的功用。所以過去二百年中世界大勢是中上等階級爭取政治自由的時代。

因資本主義的過度發展，造成了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絕大多數人貧困了，這絕大多數人就是中下等階級。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却都須要

這一批絕大多數人的生命和力量。他們在戰爭的時候，既貢獻了生命和力量，及到戰爭勝利結束，而他們仍不能得一溫飽，有飢寒之憂，試問，他們能甘心嗎？他們能一次二次的受那班少數「既得利益」者，在戰爭中甜言蜜語，戰後更自飽其私囊的欺騙嗎？這便是二十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中下等階級的絕大多數人對經濟平等或稱經濟自由的要求。二十世紀以後的歲月，無疑的都是絕大多數人爭取經濟平等的時代。試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的政治仍舊動亂不寧，而中國尤其動亂不寧。

北徵的沙漠，西南的叢山，東方的大海，天然將中國限制於江河流域之內，資源貧乏，農作物與水利須極大的人力經營，造成了不平衡的人口密度與過剩的人口，如上文所舉說。因此，中國歷代文化思想的教訓與社會經濟的路線，自然的引到一個要求經濟平等的方向，——一個原始農村公社制共產社會，如寺院、會館、宗祠、常平倉、祭田、義地等，以至洪門、哥老之組織，都含有此意，無形中緩和了貧富的對立。又看，中國歷史上凡國家因戰事或政治腐敗或社會上貧富懸殊之時，政府被迫要求經濟平等的實施。經濟平等的實施，必發生兩種政治形態：一，是政府權力的增大，如漢武帝時代的專營鹽鐵及課商人重稅，以國家財政之力，寓打富濟貧之意。其次是土地資源歸國有，如王莽的「五均六筦」，「更天下田曰王田」，及北魏至唐初的均田政策等，無論成敗，都是政府權力增大，對經濟平等的一種實施。二，反之，政治繼續腐敗而不可收拾，政府雖欲增強其權力，而止從武力的控制與政治的壓迫以圖鞏固政權，結果必適得其反，引起全民的暴力革命，暴民專政，來自行實施一種經濟平等的政策，以為號召，如漢末外戚宦官的政治，就是用「八校尉」和「四中郎將」做武力的控制，用黨錮做政治的壓迫，才引起了黃巾賊的暴力革命。黃巾賊以太平道為號召，太平道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遍設「義舍」，義舍就是供米飯而不供肉食的供應站，換言之即是信太平道的人都有飯吃。當

時漢中的五斗米道也有這樣的義舍。隋末之亂，羣雄起事，楊玄感、羅士、李密、李淵等雖不以宗教號召，但無不以開倉廩、賑濟貧乏宣言以激衆。隋代國家財政本極富足，洛口、回洛、永豐諸倉與左右府藏布帛之積儲，為史家所驚羨。政府坐視人民之窮困，而不肯開倉賑濟，隋代的亂亡，遂成必然之勢。此後如南宋紹興年間的「吃菜事魔」，明天啓年間的白蓮教，清代的太平天國，都有如太平道義舍的組織，這叫做「各盡其力，各取所需」。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繫年要錄」紹興四年條引王居正關於「吃菜事魔」的奏疏一段載：

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桀黠者謂之魔頭，盡毀其鄉村姓名，相與詛盟為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為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為皆可以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也。

這段話異常深切著明，司馬溫公通鑑論說中國歷史亂多而治少，其實就是一部在封建的農村社會組織之下要求經濟平等的歷史。因為農作的艱難，需要極大人力，所以獎勵生育；因為農閑多，又資源貧乏不足分配，人力反而貶值。及到承平稍久，人口過剩，天災人禍同時而來之際，便成一個大亂，互相殘殺之後，人口銳減，那些暴力革命的倡導者，被戰爭的狂浪捲去了，——歷史上第一度的革命者都是犧牲者，因為他們的使命是破壞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收漁人之利的都是革命的修正者。人口銳減之後，便來一個小康的局面，「修養生息」，然後又漸漸的醞釀成重複上述的趨勢，踏着歷史的辯證前進。（下期續完）

鋼鐵在蘇聯

王遵明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蘇聯政府宣佈了一批新的五年計劃。要在最近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於一九五〇年產鋼二千五百四十萬噸，其後又經過二個五年計劃，於一九六〇年產鋼六千六百萬噸。蘇聯之外，世界

各國，在一九三九年共出產鋼八千五百萬噸，去年出產七千萬噸。等到蘇聯三個五年計劃陸續地完成了，它的鋼鐵地位，自可左右世界。回顧一九二八年以來，蘇聯在最初的二個五年計劃裏，投資一百二十

萬萬盧布，將鋼的產量，從每年四百二十萬噸，提至一千八百萬噸，超越英國法國，達到僅次於美國足與德國爭雄的境界。這顯然指出蘇聯境內，資源開發，交通順暢，人才豐富，工業興旺，也就是蘇聯國力的堅強。當希特勒瘋狂的席捲了歐洲，自波蘭以迄法國，都如摧枯拉朽，却在進攻蘇聯的時候，遭受着停滯和挫折，終於招致了美俄英三國合力覆亡納粹的命運，豈是偶然的呢？

俄國跨越着半個地球，擁有八百萬方英里的土地，其間平原開展，河道寬闊，礦石和燃料，星羅棋布。十六世紀，俄帝可怕的伊凡時，莫斯科附近，便有許多鍛冶工廠。十八世紀初，俄帝大彼得大刀闊斧的開創實業，於一七二五年治鍊工廠，數逾三百。最大的工廠雇用到三千工人。譬如當日廠地之一的圖拉，今稱可索哥斯基，仍是一個鋼鐵中心。十八世紀後半，女帝喀德鄰第二時，俄國已有二千二百七十個冶鍊工廠。最熱鬧的區域，是歐亞交界的烏拉山區，彼處不獨鐵礦富足，連綿千里的森林，剛可充作燃料。每屆隆冬，大雪封途，河川上的冰層堅厚，成為數萬馬匹拉着木材奔馳的大道。祇烏拉山中段的喀德鄰堡，即現在的斯弗得羅夫斯克，就曾年產生鐵十萬噸以上，為英國同期產量的十倍，當時就生鐵而言，俄國可稱巨擘了。

不過，俄國一般的制度與文化，遠在西方各國之後，一旦生產技術，稍經改變，大多數的冶煉工廠，不得不相繼停閉。例如燃料方面，焦煤代替了木炭，於是烏拉山旁，使用農奴萬人採伐二千方英里木材的冶鍊工廠，便如古生代的花草，過了它應該生存的時間，成為歷史上的陳跡了。

代之而起的是歐俄南方烏克蘭區的新式鋼鐵工廠。頓內次河中流蘆干斯克，今稱伐洛希洛夫格勒，首先試用焦煤鍊鐵成功，然已後於西歐一百三十七年。十九世紀末，烏克蘭區在產量上超過了烏拉區，至二十世紀，烏克蘭區產量，漸成全俄的七成。頓內次流域的煤田和西方克利窩依落格的鐵礦跨着頓河、頓內次河、特尼澆河三大川，正在黑海北岸，引起列強的注目。因此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比利時的資本，紛至沓來，干預了半數以上的烏克蘭區鋼鐵工廠。

畢竟俄國的制度和文化的部份改進了。例如工廠組織及自然科學，即使一般水準不高，而其中傑出的却有若膨大的規模或卓越的成就，足以睥睨世界。在鋼鐵工業上，反映出需要大量的鋼鐵來建造鐵路、船隻、房屋、機器。並設立現代鋼鐵廠於烏克蘭、烏拉、歐俄中部以至俄屬波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帝俄年產生鐵三百八十萬噸，製鋼四百二十萬噸，

佔有世界產量的百分之五。次於美國、德國、英國、法國，而居第五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速了帝俄的崩潰，繼起的蘇聯，外有英、法、日、本、波蘭的侵略，內有柯爾卻克、鄧尼金、蘭格爾的戰事。南方的烏克蘭，東方的烏拉以至西伯利亞，多年陷溺在分裂和崩壞的局面裏。一九二〇年蘇聯產鐵萎縮到九萬八千噸，製鋼僅得十五萬八千噸。可是技術和經驗，並不因戰亂而完全消失，人口與資源，更能悠久的存留。從此蘇聯的鋼鐵工業，逐步復興，五年之間，產量激增十餘倍。然而恢復的過程，是困苦而艱難的，帝俄最盛時期（一九一二年）的產量是鍊鐵四百五十六萬噸；這產量直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中段，即一九三〇年，方始趕上。

一九三九年蘇聯產鐵一千六百餘萬噸，產鋼逾二千萬噸。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納粹狂瀾，淹沒了烏克蘭，衝擊着列寧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幸而烏拉區遠在後方。尤有新興的庫次涅子克區，向東更遠。加上自戰區移來的設備。蘇聯在生產最少的一年（一九四二年），也出鐵七百七十萬噸，產鋼一千三百餘萬噸。這些地方製造的武器，維持了蘇聯的陣線，蓄積了反攻的力量。去年蘇聯已出鐵二千萬噸，產鋼二千一百五十萬噸。比之美國同年，雖不過三分之一，比之英國，却有二倍的優勢，自法國以下，其他諸國，更不過蘇聯的一二成而已。

今日蘇聯的鋼鐵工業，可以分為三羣：

烏克蘭區有頓內次河南岸的煤田，東西二百三十英里，南北五十英里，產煤佔全俄的六成。其西二百英里，克利窩依落格，產鐵礦亦佔全俄的六成以上。附近河流，港灣，鐵路，供給了便利的交通，稠密的人口，豐富的物產，也準備了勞力和市場。還有比鄰的尼可坡鐵礦和克屈鐵礦。這裏是蘇聯鋼鐵的最大重心，產量達全俄的三分之二，亦是蘇聯重工業的脊梁。鋼鐵重鎮十餘，西起鐵礦東邊，東至煤田全境，南及黑海北岸。納粹破壞的瘡痕，兩年之後，依舊顯著。舉一個例，在坡羅熱在此區中心，沿特尼澆河，建有一百三十萬匹馬力的水電站，由於原料、動力、技術、交通的特殊便利，在坡羅熱成為極優秀的一個鋼鐵中心。戰前市內人口十萬，製鋼二百萬噸。一九四三年克復之日，十萬人口，僅存四人。死亡以外，都給德國運去充苦工了。二千五百英尺的水壩，也被炸裂。直到去年，高及百尺的鼓風爐三座，還像炸後的情形，橫臥地上。但見麥田集團，碧

綠千里。

蘇聯的工業計劃，不全受盈虧限制，也顧慮到開發和國防。烏拉山隔了歐亞二洲，庫次涅子克在新疆境北。前者南北千里，鐵礦絡繹，後者煤田廣闊，煤質優良。從麻格尼托哥斯克至庫次涅子克，沿鐵路一千四百英里。蘇聯在東西兩端，設立了大鋼鐵廠，交換着鐵礦和煙煤。在千餘英里的道上，每十餘分鐘，就有一長列火車，飛馳而過。這種作風，開闢了鋼鐵經濟的新頁，是沉重的負擔，也是安全的根基。較後在鐵路中途稍南哈薩克蘇維埃共和國的卡拿格達發現了大煤田，供給烏拉區對於煙煤的一部份需要。更在庫次涅子克以南哥拿耶蕭里亞發現了大鐵礦，供給庫次涅子克區對於鐵礦的一部份需要。庫次涅子克的意義是鐵匠城，麻格尼托哥斯克的意義是磁鐵礦山城。五年計劃之前，麻格尼托哥斯克只是一個小村，五年計劃之後，人口增至數十萬。今日有鼓風爐六座，每日出鐵小者一千七百噸，大者二千噸。又有敞口爐二十一座，每爐容鋼，小的二百一十噸，大的三百九十噸。這些鼓風爐同大的敞口爐容量之宏，縱在美國，也是沒有的。麻格尼托哥斯克之北，烏拉區尚有鋼鐵廠大小十餘，烏拉區及庫次涅子克區平時製造蘇聯鋼鐵的四分之一，計劃中將提昇至三分之一。

此外蘇聯生鐵的十分之一，來自歐俄中部，中央亞細亞，以及遠東。蘇聯的鋼塊，有較多的比例，出於以上諸處及工業城市附近的鋼廠，如莫斯科，高爾基，列寧格勒，奇諾夫，斯太林格勒。遠東的少共城（康索摩斯克）在吉林東北境外二百英里。一九三二年春，歐俄各地選出三千少年共產黨東來，在黑龍江上建立了一個新城市。如今人口已逾十萬，製出鋼料每年六十萬噸，曠野上出現了住宅、商店、公園、戲院，千百榨齒碾磨著冶金廠、汽車廠、發電廠、造船廠。

蘇聯鋼鐵工業的最大物質憑藉，在於礦藏儲量豐富，種類繁多。各家因立場與看法不同，所估計的，相差竟有數十倍。可是却一致公認，世界各國的煤鐵儲量，除美國以外，沒有能與蘇聯比並的。鋼鐵工業必需的鉍鐵，蘇聯領導全球。必需的耐火材料，蘇聯也有獨到之處。至於高級鋼中的合金成分如鎳，鉻，錳，蘇聯各有相當的儲量。加以鐵煤礦藏，分佈均勻，便宜全境各地的平均發展。這種重工業的分散，對於國防，大大有利。

單就鋼鐵工業的技術本身來說，計劃經濟，原是頗足稱道的。它可以完全依照效率，選擇地點，規模，材料，勞力。它可以繼續大量製造，不因市場暢塞而增減產量。去年蘇聯擁有製鋼二千多萬噸的能力，產鋼二千萬噸。不像美國擁有製鋼九千多萬噸的能力，只產鋼六千多萬噸。然而掌握計劃的人物的眼光和操守，極關重要。二十八年來，蘇聯鋼鐵產量，除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外，始終直線上升，這是同時別的國家，所未曾做到的。

蘇聯的特殊作風，在鋼鐵工業上，引進了勞資合一，男女同工。廠中的建築，以經理部份與工會最為華麗。因為已不斤斤於較量工資了，更從不發生罷工，工會主要的業務，依次序說是運動、醫藥、教育和娛樂。別國的鋼鐵工廠，只在薄鋼片鍍錫的部份，使用大量女工，檢查錫層厚薄，也就是鋼鐵廠中的女工，不過百分之一。而蘇聯的鋼鐵廠裏女工却佔五分之一。大戰期間，竟佔三成以上。至於工人的衣食，蘇聯也有可觀的進步。工作的時候，衣衫破壞，休息的時候，清潔整齊。雖然在質地上，稍嫌粗糙。廠中飲食，好壞不同，通常有二磅多麵包，雜以牛肉，白菜，乾菓，黃油。為了長途運輸不便，種類單調，但就營養來說，果腹是有餘的。管理方面的人員，比起別國的，往往年事較輕。近年來，蘇聯的工程人才，大量畢業了。蘇聯表現在鋼鐵技術上的，成就不下於英國。談到改良與發明，蘇聯比較大膽。例如試用養氣來代替替鐵爐製鋼爐的空氣。蘇聯政府裏類似部長的稱做人民委員。去年四十五個人民委員中，黑色冶金的人民委員，是專管鋼鐵的。彈藥的，軍火的，機械的等十四個人民委員，和鋼鐵工業，多少有點關係。

蘇聯的鋼鐵工業，蓄積了多年的經驗，生長蓬勃，又因資源既多且廣，根基深固。第四次五年計劃，定於一九五〇年產鋼二千五百餘萬噸，當可指日觀成。第六次五年計劃，定於一九六〇年產鋼六千餘萬噸，也許如數製出，也許相差不遠。那時候，只有美國可和它一比高下。甚至英國，也要落後到祇佔俄國的二三成。和平的時候，鋼鐵的成品，是建築的支架，交通的脈絡，機械的骨骼，米麥的犁鋤。如果和平不能久保，鉅大的鋼鐵力量，也就是國防上的長城。

魏德邁來華使命

Leo Rissin 原著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ly 19, 1947)

到現在已有半年的光景——事實上是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發表決定政策的對華宣言以後——中國的領袖們就期待著美國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採取一個永久具體的政策以代替現在這種觀望的態度。魏德邁的使節來華，就表示華盛頓的立場已經有了那樣的轉變。

在魏德邁面前，很顯明的是有三條路可走：(一)繼續現在的觀望政策；(二)全面援助中國政府；(三)完全拋開中國，對於國民政府甚至在道義方面也不援助。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此時重新檢討美國對華政策是不會引起驚異的。因為五億美元對華借款限期已滿，最近總動員法令已頒佈了，對於華盛頓那是很清楚的，除非美國對華政策有個轉變，內戰是不會停止的。

在現狀之下如談已不可能，美國在遠東要掌握她的戰略的經濟的政治的戰線，必須另想方法。魏德邁將軍的使節，將是想法用最低限度的政治冒險，用最低限度的金錢，以完成這種使命的。

而向著美國對華的三個方案，沒有一個是穩妥的。每一個都含着冒險性。每個政策的結果甚至於還不如現在的觀戰政策更妥當。但是華盛頓再不能毫無目的地期待了。這就是她為什麼必須冒險政治危險的原因。

政治的真空

繼續目前的政策，只有使中國保持一個政治的真空——東方政治發展的結果那個真空甚至於可能被敵國填充。事實上是如此，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堅實性已開始崩潰。從國民吸取更多的精華以支持戰爭的進行，這個真空就越顯得空。美國不能使中國這個政治的真空再繼續下去。

全面援助政策，也會產生嚴重的結果。美國對華根本政策之一，過去曾經而且現在仍然是建立一個多黨政治的政府。美國全面援助希臘，用了二億五千萬美元的軍事借款，使她國內壓迫左翼的叛軍加強右翼陣容。中國也要這個樣子麼？而且還有一個危險，全面援助中國可以加強政府內主戰派的信念，使和談成爲更不可能。

而且還有，全面援助政策，可以使蘇聯也用相當的規模來援助中國共

產黨。現在蘇聯爲的是和美國的政策的平衡起見，採取了一個比較中立的政策；就在華盛頓方面也得承認，假定目前莫斯科方面對中共有直接援助的話，那個援助也沒有決定的力量。假定美國採取干涉政策，莫斯科也要捲入漩渦。

最後就是完全撤退政策。有許多美國人——其中有許多是做過中國使節的——他們厭倦於中國的內爭和口角，願意完全撤離中國。這一派在撤離華北美國海軍這一問題上，戰勝了干涉主義者。現在他們想把美國勢力完全撤離中國，讓中國自己打下去。

但是這也有危險。那時候蘇聯也許更不願意採取援助中共的政策——因爲中共已經得了一半的勝利——很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中國政府既然受了遺棄，爲保持他的政權起見，很可能和蘇聯結個軍事同盟。過去是發生過那樣的事的。在危岌的情況下南京政府可能抓住一根漂浮的草——即便那是莫斯科。

司徒大使的任務

過去一年來一直到現在華盛頓和美國駐華使節的關係還是那個樣子，這是頗爲奇怪的。在許多次決定中國政策的場合上，司徒大使從未召返國述職。在決定政策上，司徒大使也從未居於領導的地位，只是奉行華盛頓的命令而已。司徒雷登，像一個備員補缺的大使，繼續奉行命令——不爽分毫。

去年有一次呼聲說魏德邁將任駐華大使，以後終未實現。那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魏德邁是一個實幹的人，放在這個位子上是有點浪費的，這個位子需要那個人敢於澈尾進從一種消極的抹煞自我的路線。司徒大使用他所擅長的中國風度在干戈場合上做那種不大受歡迎的折衝，倒是頗爲理想的一個人物。他的力量就在魏德邁或其他職業外交家認爲正是自己關心的地方。

魏德邁派遣來華，在馬歇爾司徒中間事先並無直接商洽，雖然美國駐朝鮮的決定政策的最高當局曾經在漢城和華盛頓之間往返商議過若干次，

這件事情可以證明在中國政治困難問題上馬歇爾已決定尋求一個出路。馬歇爾認為這件事情沒有和司徒大使直接商談的必要，他已指派魏德邁為一事實的考察者，雖然魏德邁離開中國很久，而司徒大使在中國執行任務已經一年了。

援助——若干？

需要魏德邁決定的最重要的事情或者如下：假如對中國決定援助的話，究竟援助多少？希臘有六百萬人口，需要二億五千萬美元——有些人認為這還只是一個開端——中國有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世界上最大的領域，究竟需要多少呢？

魏德邁和馬歇爾都是軍人，他們懂得成功和失敗的區別就在速度和集。十億元用在一年不如用在二三個月其結果更輝煌一點。過去投了很大的資本，假如不再繼續投資去援助的話，過去所投的也要完全失敗。

在過去中國可說是一片巨大的流砂，她的龐大的領土和人口不但直接可以併吞侵略者而且可以吞沒大量的金錢。美國的新借款也要不留痕迹地被吞併下去麼？

軍事援助是不夠的。在中國行政機構整理就緒之前，經濟的穩定是必需的。財政專家布蘭德福特 J. P. Bradford 在中國考查了一年多，還不能制定一個實用的計劃，把中國的貨幣釘在任何一個水平上，究竟需要多少外匯才能給中國法幣撐起腰來，沒有人能够估計。但是要想使中國從印刷機造出來的法幣給他一個相等的價格，那是需要很大的一份財富的——即便對於美國也是一份很大的財富。

美國如果向中國放款投資，她會陷於這種地位，她如一時不放款，那麼她過去所放的就完全丟掉了。

即便是美國願意在財政方面援助中國政府，也必然要想到和平問題。沒有和平，美國所投的金錢和物資一定要燬於戰爭。

二十年來所表現的共產黨，即便是在人少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還是能繼續戰鬥的，在最近的將來共產黨還是能擾害政府的。政府剿共的戰事愈緊張，共產黨的游擊戰也就越緊張。美國如果採取干涉政策的話，在不久的將來她會發現自己在援助一個正規的戰爭，那個戰爭並且要延長若干年下去。

美國的納稅者，經過他們在國會的代表，完全憑一件事來評判政策：即是效果。假如他看到收穫很好，不管花多少錢，假如每一次投資都獲

有好的結果，美國人很快地就要呼籲「停止投資」了。

因此美國對華政策必須向一個目標前進——停止內戰。但是假如全面援助已經拿出來了，誰又能保證準產生這個結果？

在美國的援助發生作用之後，必須經過若干月的時光。政府要建新軍、武器、裝備、訓練、樣樣作到，用以剿共，政府還要改組一次使牠更適合美國大眾的輿論。國府委員會裏的爭論和衝突也得調解，工業的輪子必須使牠轉動。

假如要想獲得永久效果的話，對於政府這是一件費力的工作。即便是共產黨被打回去，能够把牠壓縮到一個小範圍內把牠孤立起來麼？以後又怎樣呢？

此後仍然要提起停戰問題，政府那時是否願意向共產黨今日所提出的條件讓步呢？

魏德邁的選擇

這些都是魏德邁所應考慮的問題，時間不再等待美國了，這是馬歇爾和外交政策決定者都曉得的，時間只利於爭取主動和把握時機的人們。

魏德邁調查使節的派遣，證明華盛頓方面已經曉得他們在整個世界轉動的時候，他們在中國或者退或者進，不能再保持靜止的狀態。

因為目前不只美國對於中國現狀的發展已經失去了忍耐，就是中國政府也開始不耐煩起來。美國對於中國或者援助或者退却，再不能遲延了。中國政府會用肯定的方式表示過這種態度。

只有美國將他的具體的長期永久的對華政策宣佈之後，中國才能決定他的對共產黨對莫斯科對整個世界的政策。過去半年因為美國國務部採取的是動搖的政策，中國政府恍如懸在空中，遇事草草應付，過了一個危機，又是一個危機。然而事實已經很顯明，危機也不能再多了。每一新危機都把上次的範圍衝破，事件已發展到破裂點。

假如美國肯簽字借款的話，蔣主席將加緊他現在的由戰爭覓取和平的道路。假定美國不肯借款的話，政府將用好的條款來和共產黨講和，共產黨那時也樂於接受的。

兩方的決定——不管是怎樣的決定——不能再延遲了。關心的人們都相信如此。這就是魏德邁來華的原因。這就是美國要作政治冒險的原因，因為一種搖曳不定的政策對美對華都無好處。（潘炳華譯）

試論「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於

費孝通先生

劉英臣

在當前國際局勢裏，美國佔着這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事美國人格格的介紹，以增加我們對這個頭號國家的認識，顯然是十分必要的。費孝通先生近來在「觀察」上一連發表的幾篇文章裏，對這方面就給予了非常詳盡深透的分析。

在「猜不透上帝的意志」一文中（見「觀察」二卷十七期），費孝通先生介紹美國的清教徒說：

他們認為「上帝既是全能全在的，他可以直接在給每個人的賞罰中表示他的意志。他會給合於他意志的人具體的恩賜，他可以給違反他意志的人嚴厲的刑罰。生活上的順利和繁榮就是恩賜，事業的失敗和破產就是刑罰。於是清教徒依賴先知或其他權威來猜測上帝意志的企求一轉而把眼睛看到了現實生活。同時也把日常生活作成了測驗上帝的指數。」「他們並不是說一個衣食豐裕的人是個好人，而是說好人一定會衣食豐裕的。」到第一次大戰後，經濟危機爆發了。「嚴重的經濟恐慌在每個人的立場上來說是事業的失敗，失業之後，大批的人靠救濟過日子。傳統的自信心一掃而光，而且更嚴重的是找不出上帝為什麼要譴責他們的理由，依清教的教條，這些不幸必然是因為人犯了罪，但是每個人自問良心並沒有做過什麼錯事。」相反的他們認為「他們的祖先確是象暗投明，走上了正道。但是上帝却並沒有給這些正直的人應得的報酬，相反的，却是失業和窮苦；上帝是不能錯的，於是他們迷惘了，他們猜不透上帝的意志了。」

這種心理上的發展，我們可以認為是極其自然的。但是，接着費孝通先生從而導出他的結論來說：

由於這種「美國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虛弱使他們並不能安心接受從戰爭裏得來的繁榮」於是就造成了目前美國人心理上的普遍迷惘和恐懼，也形成了「美國這次戰後像患了歇斯裡里症一般的反蘇」現象。這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固然千餘年來的西方文化史幾乎是一部基督教史，我們無法否認基督教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道德諸方面所給予的控制性的影響。但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宗教顯已失去了控制的力量而日趨衰落。尤其是科學鼎盛的美國，若說其目前仍有如費先生所形容的那般普遍的對宗教的執迷，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至於說美國人由於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虛弱發展而成對未來經濟恐慌的疑懼和反蘇的誇大，我則以為不如說它發展成爲對宗教信仰的普遍降低乃至覺悟而完全背叛，更爲有據和必然。而且，按照費先生的說法，美國的反蘇應該是極其普遍的，也就是說這種反蘇縱不是由下而上的，也應是上下同時發生的；但不幸的是美國的反蘇運動「却是由上而下的，這說明了什麼呢？這就意味着美國的反蘇不是由於普遍的心理病症，而是由於政治的因素才造成了歇斯裡里的現象，或多或少的心理病症只是被利用的成份而已。」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是哪些人的天下。它的政治直接間接操縱在資本家手裏，固已是無辯的事實；即所謂自由民主的輿論說它大部份是資本家口袋裏的金元的聲音，又何嘗過份，而資本家懼怕蘇聯的心理是不難了解的。這樣由杜魯門政府號召領導，由「金元輿論」擴張傳佈，歇斯裡里的反蘇空氣乃蔚然造成。費孝通先生說「美國人反蘇這樣誇大，絕不是少數『反動份子』可以製造出來的。」這話說來甚有道理，可惜這少數「反動份子」却掌握着多數便利。

大體說來美國人民對其國家內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未發生怎樣的
不滿。他們大多數對蘇聯也甚少認識，但無論如何，蘇聯在短短不到三十
年的時間內成爲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却是事實。而這事實是驚人的，誠如費
孝通先生的意思，縱然美國深知蘇聯的實力在二十年內無法超越美國的，
但美國人民却不敢自信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或竟以爲共產主義是不近
人情的，不過我覺得這不足以像費孝通先生的意思成爲美國人民反蘇的原
因；相反的這倒是美國人民懷疑資本主義制度的開始。同時那第一次大戰
後經濟恐慌的巨大黑影並沒有移開美國人民的心頭；不論美國人民對羅斯
福的新政看法如何，新政挽救了經濟危機總是事實。只要這事實美國人民
還清楚的記得，他們就不能不在羅斯福與杜魯門之間去判斷正誤，想選擇
一條真正的出路。誠如費先生所說「這次大戰和上一次大戰究竟不是如法
泡製的一貼膏藥」。正因爲如此，判斷就不簡單了。美國人民的迷惘勿寧
在此。而杜魯門主義在美國資本家擁護之下，並不給美國人民以冷靜思考
的機會。他們——杜魯門主義者們盡力利用一切便利，引導人民的視線集
注到國外的殘破市場上；一面告訴他們說：「我們的生命和對世界的責任
在這裏！」一面又大聲疾呼：「鐵幕的擴張妨礙我們的去路！威脅我們的
和平！」徬徨中的美國人民被震動了，但並不會死心塌地的牽着杜魯門的
尾巴。帶着滿腦壳問號，他們擁擠到華萊士的講堂裏去……

如所週知，自從杜魯門完全放逐了羅斯福的新政以後，美國顯然已絲
毫不想存自身制度上打主意；而只實行對外擴張市場，以求解救它的未來
經濟難題。結果就是極端的發展資本主義。所以不管其政策的動機和推行
的方式如何，其終必歸結於政治，殆無疑意。而政治的目的又是經濟的，
故政治經濟實已無法分開。如兩個制度截然不同的國家在政治上仍各走極
端，經濟的橋樑是難以搭起來的。即便搭得起來，也是臨時的，終必隨時
有爲政治的洪水沖走的危險。這並不是說我根本否定了費孝通先生所說的
「從經濟和政治上沒有人能指出美蘇必須衝突的理由」這句話，這句話是
有其前提和成立资格的，那就是：美蘇必須不各走極端，而且是可以不各
走極端的。但不幸的是美國的反蘇既不如費先生的意思是形成於「心理」
上，也不是建築在什麼「理由」上，它是完全奠基於「擴張」和「防範」
的事實上的。至於美蘇會不會衝突起來，這就端視杜魯門主義是否將直線

發展下去，而遞走極端了。（最近雖有馬歇爾的經濟援歐，帶來了些不同
的空氣，但樂觀還嫌太早。）

在這裏我不想批評美蘇兩國的制度，也無意在理論上指出彼此政策的
誰正誰誤。僅就事實上來說，由於蘇聯革命時所遭受的國外干涉阻礙與其
革命成功後所受「防共」圍困的恐怖，以及現在美國實力的異常龐大和對
原子彈的獨佔，這次大戰後蘇聯的許多措置勿事是頗有根據而值得同情的
，且也甚少過份。但在美國方面就完全不同了；在經濟和軍力上它無怕於
蘇聯，在政治上它是較社會主義集團仍甚龐大的資本主義集團的盟主，實
在說起來它無需這樣過份反蘇。若果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它是懼怕於蘇聯的
「思想威力」，那麼這就是說它在阻礙社會進步了。因爲思想之有威力，
絕不是偶然的事，如果美國要阻止歷史必然的發展，那是枉費氣力而得不
到同情的。

說到羅斯福的新政何以去得如此容易，我以為如其像費孝通先生所說
是由於羅斯福「沒有確立一個新的道德標準」，不如說由於一般人都以新
政爲臨時性的，而未能種下普遍深厚的信仰較爲適當。

最後費先生原文中說「美國雖則在經濟繁榮上打出了一個記錄，但是
他們在心理上還得安定下來，這繁榮才不至真的成了曇花一現。」是的，
美國人心實在應當安定下來。不過，我以為在反蘇政策之下是只能增加人
心的不安而無法安定人心的。要安定人心就必須先放棄反蘇！經濟安定又
何嘗可求之於戰爭！

不揣愚昧，敢陳所見，願就教於費孝通先生。

卅六年七月八日於渝西。

本刊提高稿費

啓者：本刊第七次調整稿費，自八月一
日起，每千字致送國幣三萬元至四萬元。





紀念聞一多在清華園

為民主而獻身噩耗驚天下
以詩人成戰士文章泣鬼神

吳吟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訊) 在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發起組織的平津兩市「市民促進會」成立大會之次日，在平市觀劇救國大會，陳總長北方巡視一週南返的同日，西部的清華園舉行了一個紀念大會。

沒有血的展覽

這是一個簡單的紀念會堂，四壁懸掛着各種詞話，正中懸着一張難得的遺像。會堂門首擺上幾張長凳，那是發售「李少莊的變遷」一開

一多死難週年紀念特刊「一聞一多的道路」——「南滄紀行」……等書籍，是別處難買的書，這兒買的人那麼多。旁座一飯房舍，正展覽着聞先生的生平用具(有烟斗、刻刀、手稿、衣物)……

善良的人們，希望都能按照我父親的話去作！——

詩人·學者·鬥士

在大家的沉默哀禱中，朱自清上台了，他說：『從聞一多的全集裏可以看出他生活的三個時期，他是詩人、學者和鬥士。他起可是用傳統的辦法研究詩經等等，後來改變了做學問的態度，處處以「這反」的精神研究中國文學，到第三時期，差不多捨棄了「文章」，以行動、演講、代替了研究工夫。到昆明以後，關於初民社

會的研究，更有精到。他不喜歡詞，覺得詞的風度太軟。在未被刺以前，一部「經濟史概觀」的巨著尚未完成。他的死，對中國的民主，對學術，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他的死，我們很悲哀，很痛恨，我們不甘心。』他最後提高了語調說：『我現在仍然說着聞一多自己的話，『一個人倒下去了，千萬人站立起來！』』

寫下了新的歷史

一陣掌聲把朱先生送走，接着就是吳吟的講演，他講的話，語句悲痛而有力。他首先說：『聞一多是受了美式教育回來的，他的死是受美式子彈所槍殺，不知道是否諷刺？』隨着他唸了一段傑克遜作的美國獨立宣言：『生活，自由，幸福的追求，是……地義的。……政府對於這些疏忽了，人民有權利改變這個政府。……政府既濫用他的權力，人民有權利推翻這個政府。』他說：『這教育了聞一多，在開一多的腦子裏構成了兩種思想：一、改變政府；二、取消政府。改變政府是含有希望的，認為這個政府還有希望改變。綜計聞一多的主張有四點：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擁護政協，維護人權。改變不是推翻，也不是取消，連人民對一個普通政府所應做的事的希望都渺茫了時，那就祇有一條路——革命。(鼓掌)』死難者的血不會白流的！他在「一二·一」四烈士死難的紀念詞上說：『是

哀悼中的聲音

聞一多在雲大至公堂為李公機死難的講演詞，今天朗誦了，當作最後一次的講演而朗誦了。朗誦過程中，會衆，這些來自各大中學的青年男女，有的低頭暗哭，有的哭着這像沉思，有的返首望着清華園外，北平城。在哀思縈繞，離開會堂之前，我彷彿聽到一個女孩子最哀悼的聲音，那是朗誦聞一多寫的「洗衣」的始末幾句：

一件，二件，三件，洗衣服要洗得白，四件，五件，六件，洗衣服要燙得平。

(七月廿一日寫寄)

海外黨報抨擊蒙門

編輯先生：三藩市國民黨辨的國民日報，最近曾著論主張沒收孔宋二人之財產，因彼二人均曾利用其政治權力以從事大規模之經營！又謂「政府及黨內之腐敗劣跡已成公開之秘密，政府不欲獲取民衆信心則已，否則應立即清算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私利者之財產」。今衆社三藩市十三日電：「對於孔宋，過去已不少於今日，國民黨的對外機關報也來等討論，由此可知孔宋之貪婪，與今日孔宋之腐化，已到了如何嚴重地步！已到了劣跡，消除目前貪污一般利用政治權力以圖

(上接第二頁) 程度較差，或未受教育者，則又如何？其念及此，瞻望中國民主前途猶極遙遠，渺茫，實不勝焦灼。 仇鑾會 七月廿五日 南京

息吧，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友人。就在今天晚上，全中國將有多少人在你們的遺像面前，低下頭來，許下他們深深誓願；民主不實現，內戰不停止，我們的鬥爭永遠繼續！……幸福的日子不會久遠。獨裁者的末日，已經臨近。人們翻身的時候到了。到那天，李公樸，聞一多的銅像將在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升起！……安息吧，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友人！……這幾句簡潔有力的對白，深深地，在大眾的心上，刻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

「他們在慌啊，在恐慌啊！」

一個同學仿效着聞先生的熱情、悲憤的聲調讀着聞先生死前三小時的演講詞，大家都肅然地，低着頭聽着。一年前，聞先生在遺裏，就在這個台子上高聲叫喊

我們的

從這篇演講詞可聽見一個偉大的良心的控訴，它將成為中國民主運動鬥爭史上不朽的文件。

我們的

隨口有幾篇詩朗誦，請如「聞一多，我們的旗幟。」等語，聞一多，我們正面的來打，光明正大的來殺，而是偷偷摸摸的殺？……今天，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你出來講，你殺什麼殺死李先生？……反動派挑撥，卑鄙無恥，你以為嚇大走了，學生放棄了，我們沒有人了？特務們，你們看！看！這先引幾句吧！

「真正的詩，要歌頌人民的功績，要反應人民的痛苦。」

「你在喊」

「我們今天第一是停止內戰，第二是停止內戰，第三是停止內戰。」

旗幟！

戰！——

……

破爛的長袍，帶來一根白藤手杖，你出現在每一次集會中，走在每一次遊行的前列，從此，聞一多在「聞一多」那裏就轟動了驚人的掌聲。

「聞一多，我們的旗幟！」一個女同學以他那悲痛的聲調朗誦着「安眠吧，聞一多！她哭了，全場的人眼眶裏都充滿了熱淚，「聞一多，我們需要你！」

參加歌詠的團體，有七八個之多，昆明的音運一向都在不停地向前走，從沉重的哀歌，因歌，唱到雄健的新的進行曲，「和平，民主，進行曲」，這正象徵着黎明的到來。

歌聲漸漸地震動了屋宇。在今天「言論被壓制了，但歌聲總不是自由的」，我們為什麼不放開喉嚨的叫，儘情地唱呢？我

們要高歌，為人民而歌，為民主和平而歌！

最後是兩個短劇：一個是魯迅先生的「過客」，這是魯迅先生的最深刻，最成熟，藝術性最高的作品，敘述着革命者的悲哀，他們遭到迫害，遭到反動者的摧殘，與屠殺，流盡了血，吃盡了苦，他們是千千萬萬的「過客」。但是他們追求着一個理想，希望，和信仰，一個「聲音」在前而叫喚他們，使他們不能停止進行。為了追求這個理想，他們走破了腳，承受着一切苦難，甚至一個天真女孩子的犧牲也愛情，只布給與裏傷，也屢次拒絕了。但播在前面的，是「死」，是一墳墓，而他們的死，却給後來的人鋪平了路，帶來了一個光輝的明天。正如魯迅先生「野草」中所說：「一地在火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到那個時候，人生也不再是「過客」，而人們的前途也不再是一墳墓了。在今天這個苦難的時代裏，「過客」却給我們增添了無限的勇氣與信心！

最後是一個活報劇，「兩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李先生聞先生高站着，手指着東方，給我們指示了道路，下面一邊是魯迅先生的青年，他們獻上了花圈，鮮花，然而另一邊却是一羣「亂舞」，一羣瘋狂地奴役着廣大的人。但這不會長久的，人民終於揭起手來，把這些獨夫「一羣」消滅了，而過着民主，自由，幸福的日子。

結束時已經是深夜一點鐘，外邊儘管是黑漆漆的，但黎明的號角卻已經在鳴響了！黑暗漸漸消失在遠處。朋友們，讓我們攜起手來吧！

安眠吧，李公樸先生、聞一多先生、千千萬萬人已經肩負起你們的遺志，誓為你們復仇，為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國底出現而奮鬥！

戡亂遊行

梁子奇 七月十五日 香港

（上接十七頁）

利權之流失，國家之衰弱，皆由於此。……

五日後，南京

東北到處有啼痕

黃炎齋

悲劇與慘劇 不斷的扮演

(觀察 陽通信)

提起東北，對每一個從抗戰中過來的，那聲聲流亡曲，已不知訴其了多少辛酸與悲痛。幾乎「東北」這一個詞令人連帶的想起不幸。十四年暗澹艱辛的歲月過去了。而勝利以來，東北變成了戰亂的溫床，被宰割欺凌的土地上，又繼續着殘酷與被損害。一排排倒下，去是中國的同胞，積積被毀的是祖國的一些僅有的建設。禍患、災殺、飢饉、死亡、一切極盡人間的不忍，一切慘絕人寰的故事，一切悲劇，一切慘劇，正由於戰火的無限擴大而延長，不斷的扮演下去。

饑饉·死亡 無食·無衣

戰爭的血線之下

到處是人民的哀吟與呻吟，可怕的飢饉，已普遍降臨這被稱為糧倉倉庫的地區，去年的東北農村的收成不算差，可是今年却有太多的人沒飯吃，這幾乎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但事實却擺在眼前，在安東省濱海地帶有近百萬飢民在嗷嗷待哺中過日子。他們穿的是樹皮、樹葉、草根、草芽、野菜、靛青土過日子，大隊難民流徙就食他鄉，在戰亂到處的情況下，他們連討飯也無處可討。岫岩一縣災情之重尤為驚人，該縣全縣人口不過三十萬，而沒飯吃的飢民羣，竟達十三萬餘人。災民無以為食，大多舉家自殺。有服毒的，懸梁的，

投井的；有用利刃刺斷肚腸的。因受不了飢饉而厭世者，日必數十起。在遼寧復縣，全縣無衣無食的民衆達五萬人。在鏡子高一帶，十分之六的人民，每天只能吃一餐，自殺之事，頻頻發生，漫山遍野，只見無數男女老幼，採覓連牛馬都不屑食用的野菜。在齊陽營口以南地帶，此種饑饉現象已到處發生，於大批難民或者流向都市行乞，或者填身溝壑，或者挺而走險。饑民不斷製造出來，便成爲許多社會不安現象的動力。食如此，衣的問題也相當嚴重，在日人統治十四年的過程中，人民生活配給線上，衣的問題，一直不曾解決過，勝利後一切生產停滯，救濟物資不能深入農村，東北又是寒冷地帶，衣的需要尤其迫切。老百姓們如何呢？安東省高

情冰主應曾經經過一個事實：某次安東警察人員到一份老百姓家裏查戶口，戶口冊上明明填着一家四口，一個月具和他的兩個老婆二個兒子，但除了戶長出來應對檢查人員外，始終看不到他的家屬，戶長受不了警察的一再盤查與追問，於是在一個糖堆里爬出三個鬍鬚百結的女人和孩子，據說就是這樣的挨度零下三十度的隆冬。

遼寧彰武的某參議員說：彰武人民連褲子都穿不上，青年女子間，席間的空隙用紙來糊上。這正是千百家中的二個。

北滿大工礦生產事業的無名英雄，他們靠着技術與勞動換取生產資料，烟台煤礦一個工人在報紙上呼籲着說：他們的生活每天是在像老鼠一樣的爬進洞裏，但過的却是日食煎餅餐宿露天的生活，然而社會給他們的沒有同情，沒有支援，即是物價一天又一天的高漲。另外一個礦山里的低級職員說：每月拿一萬二千元流通券的待遇，而要養活六口之家，上有年老的雙親，多病的妻子與年幼的兒女，全部收入僅夠全家六口兩頓稀飯之用，孩子們肚子吃不飽，只好叫他們採樹葉草籽來補充。說農民，由於雙方爭糧喜劇的演出，他們雖然辛勤地種了田地，收穫了糧食，但是不是被無條件的收繳，傾是破貶價的收購，上次共軍進入德惠近郊，據東北行轅發表的損失數字，單就糧食一項即達十萬餘石，人口被災者二萬七千餘戶，而政府當局在東北低價收購大豆，

以及無限制的發行，搜求糧食，更爲各方所呵責的事實。至於一般靠薪給生活的公務人員，其處境亦復極端淒涼，中央機關的公務人員，雖然是不斷的調整待遇，但所得之數早已給物價高漲所沖銷。至於地方公務人員，因爲省縣財政困難萬分，中央補助又爲數寥寥，而且緩不濟急。懷德全縣教員受不了生活的煎迫，而發生罷教，其發表的告各界人士書，訴盡教員生活的苦楚，一字一淚，滿紙辛酸。海城縣的教員因爲向學生索取學師米，而發生風潮。瀋陽全市中學學生因爲食糧無着發生極強烈的呼籲。像這種種人民求生的呻吟，到處蔓延着。

每月一萬二 怎養六口家

拿一般人民生活來說，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苦不堪言。說工人，他們是東

以及無限制的發行，搜求糧食，更爲各方所呵責的事實。至於一般靠薪給生活的公務人員，其處境亦復極端淒涼，中央機關的公務人員，雖然是不斷的調整待遇，但所得之數早已給物價高漲所沖銷。至於地方公務人員，因爲省縣財政困難萬分，中央補助又爲數寥寥，而且緩不濟急。懷德全縣教員受不了生活的煎迫，而發生罷教，其發表的告各界人士書，訴盡教員生活的苦楚，一字一淚，滿紙辛酸。海城縣的教員因爲向學生索取學師米，而發生風潮。瀋陽全市中學學生因爲食糧無着發生極強烈的呼籲。像這種種人民求生的呻吟，到處蔓延着。

到處，人民無不陷於極端離亂的境地，閉春以來共軍五次「下江南」，足跡所經，到處「動員民衆」。如在扶餘、榆樹、雙城一帶對年老幼弱者組成扎鎗隊，守城護堡，壯丁則直接編成軍隊作戰，或編爲其他軍事輔助工作隊伍，如担架輸送之類，要車要馬，不一而足。在收復區軍隊之滋擾，亦因戰事之擴大而普遍。拉伕派差，傷財勞民，都是使民衆怨毒橫生。昌圖老百姓投函一家報紙說：「八路軍到來，我們受盡剝削殘酷之痛苦。前些日子，我們附近村莊突然又來了二十來個八路軍，縣長大人聞報之後，即調動全縣人馬，什麼清潔隊，保安隊，一聲令下，聚營某地，抓人抓馬，搜白雞，如此重迫，誰能解救我們！一恐怕事實上，人民所受之痛苦，超過任何文字之報導。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兵連禍結
何時了！

兵連禍結 何時了！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由於兵連禍結，使一切生產事業全陷於停頓的境地，烽火

東北五省土地，無情的炮火，無窮的殺戮，壯丁大量的死亡，牲畜農具大量的毀害。今年春耕許多農民均已因戰亂而誤去農時，秋收將是一個極大的空白，預料更嚴重的饑饉現象還在後面。

『擴軍』可怕

『征兵』可怕

因為戰爭，便要人，要糧，要錢。在戰場每天成千累萬倒下去的都是穿上兵衣的老百姓。共軍要「擴軍」要建立「人民軍隊」不消說強要把人民送上戰場；政府也是標榜着「當兵是人民應盡的義務」。在收復區內，因為征兵痛苦，已屬罄竹難書，抗戰時候，在後方各地發生的一切征兵醜劇惡劇，幾乎完全搬到東北演演，一切舞弊非法的行爲亦層出不窮。即以東北第一大都市瀋陽之征

兵而言，壯丁奉令到場抽籤，當局便不要管中籤與否一脫離兒拉走了。一些貧苦家庭的獨生子，因為不合於強征之規定，不能不拋下老父老母，啼泣入營。被征之壯丁的待遇極壞，警房無門無窗，吃粗換凍，簡直找不到「光榮」的地方。瀋陽如此，至於一些偏僻縣份更無論矣。基層人員與地方士劣更多利用這些機會，進行敲榨吸髓，使兵役問題，更獲得黑漆一團。往往是被征之家，而賄賂之家，中籤之丁，而逃亡之丁，而新「石壕吏」的饑頭到處發生。天齊廟會委議，會所組織之兵役協會，借了優待軍屬的名義，大征捐款，以其所得中飽私囊，大事揮霍，即其一例。凡是逃難者莫不多方設法逃避，一個高中畢業學生爲了逃避兵役，而願屈就一名差役，一個會製內燃機的技术工人因爲抽丁而放棄優厚的收入，而變成一個軍事機關的伙伕。

攤派猛於虎！

與征兵同樣可怕的是攤派，兩者也可以說是今日維繫政府與人民間的僅有關係。東北地方財政的困難與軍事征應的浩繁，可以說是攤派問題的淵藪，拿遼北省會所在地四平市說，除了該市的第六區公所卅五年度比較「正當」的開支「人事費」「購置費」「招待費」「清潔隊員訓練費」等之外，其臨時攤籌的，便有：「慰問金」「運動會費」「區舍改造費」「自衛隊符號費」「隊務費」「七一軍人犯被服費」「後方醫院醫夫民夫費」「後方醫院木柴費」「消防協會費」「征屬優待費」「警察服裝費」「介壽堂壽款」「元宵聯歡會費」「清剿伙食費」「還治慶祝會費」「爐火費」「清潔費」……真是名目繁多，不及細載。四平市尙爲小型都市，監

督機構較多，窮鄉僻壤的地方更屬不言而喻。如盤山縣莊台鎮公所，知道中央有嚴禁攤派的命令，便變相向人民借錢，發出等於命令的通知書，美其名曰「借」；通知書發後，挨戶索款，如不如期清繳，加罰二成。在興城縣城內三百多家舖子，由於生意清淡，受不了苛捐雜稅與攤派，大部相率閉門。中央預算赤字雖發行，地方財政大抵多是仰賴攤派式的「捐獻」，贈與之類來拮据。流風所及，使搭橋、修路、補船、打井、運具娶媳婦、保長送禮、鄉長請客……樣樣要攤派，老百姓拿不出，鄉保人員硬要，沒有錢，糧食要，牲畜要，鴿蛋也要，什麼都要。人民受攤派的首擡，痛楚實不堪言狀。

的存在，基層行政人員便有了無上的威權，生殺予奪悉操一手，自區級以下，他們接近民衆，他們也愈可以魚肉民衆，任何一個命令，任何一個政府善意的措施，到了基層都要變質，變成弄錢的法寶。遼中縣屠場鄉某鄉長爲奉令建築防共碉堡五座，向地方籌了二百五十萬元流通券，結果只築了一座，化了五十萬元去報銷。牛莊區化區是竟日以宴客賭博爲能事。軍需供應既甚浩大，行政又是法令滋繁，今日之政令所要求者，大部是妻人要領出錢出力，鄉保長手執執行，層層剝削，節節中飽，中央不過要一斤糧，老百姓所出者往往在三斤之上，中央要一元錢，老百姓所出的也趕在三倍以上。基層人員貪污不法行爲，實爲公開之事實，遼寧省自收復以來撤換的廿餘縣市長大部涉及貪污的。錦州縣政府去冬籌一筆冬賑捐款，直至今夏才發放

，貧民每月得二百元流通券，幾乎令人啼笑皆非。即以中央舉辦今年之春耕貸款，每一農戶僅得三百二十元，尙不足爲鄉農赴城領款的開支。

強征暴斂 商店倒閉

稅吏的強征暴斂，亦層見不鮮。瀋陽有一個小石印局，在去年秋開業，以六十萬元資本，經營了四個月，年終結算虧了六萬多元。而遼安稅務局送去三十五年所得稅利得稅額，却是六十八萬餘元。遼陽一家小雜貨舖子，全年做了十餘萬元的買賣，却要攤四五萬元所得稅。一個稅務調查員下鄉徵稅，大受吃大罵，每次招待費用竟達數十萬元之鉅，而且滿載而歸。中央稅制新定，商民不勝手續，動輒受罰，苦痛難言，商店支持不了，倒風起矣，台安一縣閉歇商店，竟達光復時的三分之二。捐稅之壓力，已使商業陷於更凋零的境地。

禍患方殷 憂心如焚

戰爭綿延下去，整個社會經濟癱瘓下去。東北人民永遠地做着時代悲劇的主角，流亡載道，失業成軍；人窮使志短，自殺的事，每日發生。拿瀋陽這東北核心都市來說，四郊饑饉，民與日俱增，一個年青的壯漢，賣不到一匹驢子的價格。淪爲娼妓的妙齡女子，春風一度的代價，不及半斤豬肉。工廠無工可做，農村無地可耕，失業者愈聚愈衆，他們目睹着貪污囤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引起他們「與其坐而待斃，不如爲盜爲匪」的念頭；瀋陽警局發表五月份一句的盜匪案子竟達四十七件之多。災官成伍，乞丐如潮，這已夠說明了今天東北，給萬惡戰亂打成了怎麼樣的樣子。看東北，禍患方殷，看東北，憂心如焚！



譯詩五首

「都尼」的提琴手 W. B. Yeats

當我在都尼把提琴演奏，
人們全瘋了，海濱般的跳着跳着。
我堂兄弟是開華納的牧師，
我親哥哥是莫卡拉皮的教士。

他們捧誦着他們的聖經，
我半點兒不給他們理睬。
我讀的是我的歌曲——
斯和哥市場買回來的。

一天當我們最後的時間全到了，
遙遙的寶座上彼得微笑着
對着我們，我們三個，
我，準是第一個人，他招呼入內。

因為良善的人們常快樂
除非是最不巧的偶然。
而快樂的人們全愛提琴，
快樂的人們少不了跳舞。

當天堂裏的人們看到了我，
他們將一起的蜂湧前來，
喊道：「他就是都尼的提琴手！」
於是又瘋狂的舞，如海濱江潮。

老母之歌

W. B. Yeats

我天亮起，跪着吹火，
直至爐火紅了。
接着我就洒掃，做飯，揩抹，
直至星星重又開始眨眼，閃爍。

我的小姐們却在牀上，那紅藍繡繡的牀。
想心事，遲遲不起。
她們一天到晚遊手好閒，
只須微風吹動她們的髮髮就嘆息了。

我却非辛勤不可，
因為我老大，我生命之火要熄滅，冷了！

無題

W. B. Yeats

我和我的愛相遇
相過於沙利花園里
她走了曳着雪白的一雙小足
告訴我愛情是
輕鬆——

如枝上葉兒般的自由自在
哦我，那時是年輕而又愚悛
對她的意見不肯贊同

我和我的愛同立
同立於河邊田里
我斜倚的肩上放着她雪嫩的一隻手
她告訴我人生少認真
應如蒼上草般地優悠
唉！那時是無知而又年幼
活該如今受罪！

今天

Thomas Carlyle

馬上，又是一個明朗的日子
開始了

想想看，你能讓它
白白的走了？

這新生的一日
是從永恆中來；
夜里
它將也回歸永恆。

它未來之先
是誰也看不見，
不久它走了，
將永遠的從人們的眼前消失。

馬上，一個明朗的日子
開始了，
想想看，你將讓它
白白的溜了？

愛情的秘密

William Blake

別想傾訴你的愛情，
愛情是說不出來的。
你看和風，
它只隱隱的靜靜的在吹。

我訴說過我的愛情了，我訴說過我的愛情，
我掏出我的心肝，
我戰慄，我冷，我打抖，
唉，她還是走了！

她剛剛撇了我，
來了一個陌生人，
輕輕的隱隱的，他只太息了一聲
把她帶走了。

(華 鈴譯)

具工的勢局際國究研 · 備必所誌雜紙報讀閱

1947 世界政治手冊

陳原編

這本手冊，是我國第一本觀點正確，材料詳實的世界年鑑。即與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每年刊行的『世界政治手冊』來比較，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全書三十萬言，以國家分篇，又聯合國一篇，次序按西文字母排列，各篇內容，分述（1）政治局勢（着重戰爭中及戰後的局勢），（2）政府組織（政府、議會的選舉，目前議會及內閣中各種勢力的分析），（3）政黨，（4）日報，（5）經濟概況（包括資源、物產等的數字，尤重戰爭中及戰後的經濟情勢）。

各篇之首，列有最新統計的各該國面積、人口數字，及首都、元首等。

書末附錄『國際常識小辭典』，解釋簡明，翻檢甚便。

這樣的一本手冊，我們相信對於閱讀報紙雜誌，研究國際局勢，會有很大的幫助。現已出版。

· 每部定價國幣拾圓 ·

券待優價特



憑此券購世界政治手冊一部
優待折部冊治界購此

店書活生

號六路南慶重(二十)海上

聞一多的道路

史靖著

從『新月派』詩人轉變到成為民主運動中最英勇最前列的戰士的聞一多先生，是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的最好模範。他所走過的道路，對於他的同輩和後輩，都是極有教育意義的。這本傳記敘述聞先生的一生，直到他的為人民而遇害。著者是聞先生的學生，又有些姻親關係，故能親切地瞭解聞先生，而其評價，則完全站在人民立場，故又極公平。全書十六章。

(定價六·二〇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電字第一一一一號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編林何李 論潮思藝文國中 年十二近 元〇〇·五二

著應外侯 元〇〇·〇四

譯施寶曾 元〇〇·六一

著人建周 元〇五·三

著石亦錢 元〇五·七

著之幹何 元〇五·八

著石亦錢 元〇〇·二一

譯原 陳 元〇〇·五

史說學想思國中代近

話史門奮家學科

說淺化進活生

史交外國中

史動運蒙啓國中

史治政界世代近

活生常日與學科

藝術與社會生活

雪 峯譯

在新興美術的領域內，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是一向被視爲基本文獻的，此書內容以其豐富的修養，論究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反駁於一九二九年，這新版是經過了校改的。

(定價五〇〇)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敘倫著

本書是馬敘倫先生六十歲以前的自傳，從入書塾發家時寫起，經過辛亥革命，五四，三一八及北伐之役，到抗戰，從這當中可以看到他治學治事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堅定的意志，正直的態度和偉大的人格。本書若干部份，更是民國以來的珍貴史料。

(定價四·八〇元)